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四十回 意長緣短血灑鵲魂 人去影留望窮龜卜

話說晚夕，癡珠嗒然獨坐。忽見簾子一掀，荷生、紫滄便衣進來，笑道：「我充個紅娘，好不好呢？」癡珠忙站起迎坐。原來荷生今早拜了客，回到行館，已是午鼓。就將癡珠近事，一一告知采秋。采秋為李夫人淒惻，更為癡珠、秋痕煩惱。說道：「我不叫兩個即日見面，我這『杜』字也不姓了。李家這樣可惡，總不過是個教坊。明日不是班師喜宴？用得著他們。難道你差人傳他，敢不來麼？祇秋痕臉上過不去，須喚紫滄走一遭，給秋痕說明，再囑琴妹妹伴他進來。你作字訂了癡珠，教他們在這裏見一面，往後再作打算。」荷生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明日招了愛山，並替癡珠完個畫小照的心願吧。」

再說秋痕回家三天，雖受過牛氏幾次毒罵，也沒甚不了之事。這日靠晚，外面傳報：「馮師爺來了。」李家父子曉得這人是荷生相好，肅靜伺候。

秋痕噙著淚，望著紫滄進來，便嗚嗚的哭個不了。紫滄從燈影裏，瞧著秋痕憔悴的面龐兒，幾乎認不得，便坐下說道：「我不見你，纔有三四個月，怎的消瘦到這田地？咳！你總是這個性情，盡著哭，幹不了甚麼事。」秋痕咽著喉嚨道：「你見過癡珠麼？他比我更不堪哩！」紫滄道：「我不得空，荷生今早去看他。」秋痕道：「他運氣不好，家中層疊出了許多變故。這都是我苦命，害了他。他初十走，梧仙的魂就在城門邊等他，教他叫我的名字，我便跟他去了！」說著，又哭了。

紫滄道：「你不用這般說，他初十不能走。他就初十要走，荷生也不給他走。」秋痕哭著道：「我不敢阻他不走，其實道路是走不得。」紫滄遂將荷生，早上對癡珠說的話，及後來采秋的打算，悄悄告知。秋痕十分感激，便問起采秋前後的事，紫滄略說一遍，喝了茶，歸報荷生。兩人就找癡珠來了。

看官！你道癡珠、秋痕還有一見之緣麼？要知心印說的，人生該聚多少時，該見多少面，都有定數。到得數盡，任你千謀百計，總是為難！

次日，教坊奉到中軍府傳單是：連升部、三吉部、翠雲部、秋心部，準於巳刻齊集柳巷行轅，伺候班師喜宴。李家循例，送了差人幾錢銀，洩他告病。差人翻了臉，將銀摔在地下道：「這回比不得尋常，上頭吩咐，不准告病。就有真病，也要赴給巡捕老爺驗看。你不看翠雲部的薛姑娘，都不敢告假麼？」

牛氏沒法，祇得老著臉來求秋痕。秋痕道：「武營認真呼喚，我怎好不替你們一走？只我卻不能妝掠，打個辮子，去見巡捕吧。」牛氏自是喜歡。

巳刻，四部齊集柳巷行館。祇見轅門外站滿兵丁。大家到了巡捕廳班房，瑤華便引秋痕到個淨室，安慰一番。秋痕見了瑤華，就如見個親人一般哭訴。瑤華道：「姊姊，你何必哭呢。你既然肯拚個死，有甚麼事還做不出，祇是忍耐些兒吧。」

秋痕當下抹了淚，正待答應，忽聞轅門升炮吹打。祇見狗頭跑進來，向瑤華、秋痕道：「大人回來了。你道大人是誰？我不想就是韓師爺，你來瞧吧。」於是大家都出來，轅門空地裏站著，遠遠的瞧。瑤華扶著秋痕，也站在一塊。

原來今日，算是凱旋之宴。荷生從經略處，拜了奏章回來，用的是全副欽差儀仗。見大門臺階下，兩邊一字兒金字高腳牌。高腳牌後全部儀仗，從人縫裏見鑼聲過去，是一對金黃棍。接著一把三層紅傘，兩把灑金青扇，一對對皮塑刑杖。

大門外早奏起細樂。一會，二員水晶頂騎馬官員。引著一把大紅馬傘，兩對雁翎刀，兩對提爐。四對車渠頂的掛刀營弁，簇擁著玻璃四轎，坐個高顯廣額長耳軒眉的韓荷生。此時人聲悄悄，祇聽得腳步聲、馬蹄聲、武威聲。前面數下大鑼聲，後面四把高幟。卻從轅門邊灣過來，空地裏下馬。倒把秋痕嚇了一跳，回來班房坐下。

秋痕歎一口氣，想道：「人生有遇有不遇，難道癡珠不是個舉人？怎的運氣，就那般不好！」正在發呆，祇聽得人說道：「巡捕老爺下來。」一會，狗頭跑進來道：「怪得很，我向巡捕老爺替你告病。巡捕老爺祇笑吟吟，不言語。」狗頭還沒說完話，裏頭一疊連聲傳出來，說是「單喚翠雲部薛瑤華、秋心部劉梧仙，上去問話」。

於是秋痕、瑤華跟個老嫗，彎彎曲曲走了半里多路。見是一群華妝炫服的丫鬟，簇擁采秋迎了出來。秋痕搶上前數步，也不能說話，祇撲簌簌下淚來。采秋先先是笑，一見秋痕，就也慘然，拉著手道：「秋痕妹妹，你通是這樣，怎好呢？」就招呼瑤華先走。

秋痕忍著哭，跟進一個金碧輝煌的屋裏，一齊坐下。秋痕禁不住嗚嗚的哭。采秋一手拍著秋痕的肩，一手將手絹替他抹眼淚。自己也就淌下數點淚，向瑤華道：「層層折折，都是不如意事，實在難為秋痕！」瑤華也慘然道：「卻不是呢！」

當下紅豆、香雪忙著擰熱手巾，給兩人擦臉。別的丫鬟遞上茶點，好多僕婦都在簾外，靜悄悄的站著。秋痕方纔哽咽著聲，哀哀的替癡珠苦訴。采秋道：「嶢嶢易缺，皦皦易污，這真令人惱極！祇鋸齒不斜不能斷木，你總要放活點纔好呢。」瑤華道：「癡珠是過於灑落，秋痕姊姊又過於執滯，所以不好。」采秋道：「癡珠那裏能真灑落？能真灑落，就不誤事。」

此時差不多兩下多鐘了，僕婦丫鬟排上菜，也有素的，也有葷的。采秋親陪二人，秋痕酒是一點不喝，飯也祇吃半碗。方纔洗漱，簾外的人報說：「老爺進來。」采秋、秋痕、瑤華都迎出。祇見兩個小跟班跟著，荷生便衣緩步而來。臉上十分煩惱，瞧著秋痕、瑤華，勉強笑道：「你來得久了。」采秋問道：「外頭宴完麼？」荷生道：「完了。」便令秋痕、瑤華、采秋坐下，向采秋歎口氣道：「人定不能勝天，這真無可奈何了！」

三人都覺愕然，采秋問道：「甚麼事呢？」荷生向秋痕道：「你吃飯麼？」採秋道：「他剛纔吃了半碗飯。」荷生道：「也罷，癡珠今天是不能來了。」采秋道：「為著何事？」秋痕早伏在几上哭了。荷生道：「穆升來說，昨晚我走後，癡珠嘔了數口淤血。早上起來，已經套車，突然吐了幾碗血，暈絕數次。我叫賈志、青萍……」

荷生剛說到這裏，祇聽秋痕大叫一聲：「癡珠，你苦呀！」將飯一起吐出，便栽在地下，手足厥冷，牙關緊閉。忙得采秋、瑤華疊聲叫喚，丫鬟僕婦擠在一堆。

鬧得好一會，纔把秋痕救醒，復行大哭。瑤華道：「人還沒有死，何必這樣？」采秋道：「癡珠抑鬱得很，能夠把鬱血吐淨，倒好得快。」於是大家扶著秋痕，到屋裏將息。

秋痕祇是哭，也沒半句言語。荷生沒法，教采秋避入別室，引著愛山到了上房。教瑤華陪著秋痕出來，畫個面龐。就吩咐門上，格外賞給狗頭十吊錢，差個老嫗送秋痕出來。

采秋諄勸秋痕從長打算，又送了許多衣服及些古玩。秋痕祇說個謝字，其實是瞧也沒瞧。自此，荷生、采秋、瑤華與秋痕也沒見面了。雖瑤華後來颶風打舟，吹到香海洋，得與癡珠、秋痕一敘，然已隔世。

是晚，荷生帶著青萍，便衣坐車，來看癡珠。癡珠要坐起來，荷生按住，說道：「不要起來。」就床沿坐下，燭光中瞧癡珠臉色，心上十分難受。便說道：「你這會怎樣呢？」禿頭道：「服了幾許藕汁，血是止了。麻大夫開的方，等小的取給爺瞧。」

癡珠一絲沒氣的說道：「秋痕回去麼？」荷生道：「五下鐘時，你既不能來，我就打發他走了。他聽說你病得厲害，就暈倒在地。譬如救不轉來，怎好哩？」癡珠默然。

禿頭遞上方，荷生見方上開有人參，便問道：「我先前送來兩枝參，還用得麼？」禿頭道：「麻大夫看過，說好得很，這回服的藥，就是配那大枝的。」荷生道：「那大枝的我還有，你往後用完了，即管去取。」

穆升端上茶，荷生點頭道：「你們好好服事，我往後總給得著你們好處。」癡珠道：「你便衣出門，也祇好一兩次，怎好天天晚上這樣來呢？」荷生道：「今日我原可不來，為著你病，不親來瞧，心上總覺得不好。我往後，也祇能十天八天出來一遭。還好

這個差事，是沒甚關防，就給人知道，也沒甚要緊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向靴頁中取出秋痕面龐，給癡珠瞧，說道：「我今天祇為你辦了這一件事。」禿頭拿著蠟臺在旁，說道：「不大像。」癡珠歎道：「得些神氣就是了。」就交給荷生，說道：「我病到這樣，祇怕連這紙影兒，就也不能常見！」荷生祇得寬慰一番，聽得掛鐘已是八下了，便諄囑癡珠靜養，出來上車而去。這是三月初一的事。

次日，癡珠少愈，拈一箋紙，寫詩兩絕以謝愛山。詩是：

卷施不死亦無生，慘綠空留一段情。
樵悴雙雙窺鏡影，藥爐煙裏過清明。

生花一管值千金，微步珊珊若可尋。

從此卷中人屬我，少翁秘術押衙心。

初三日辰刻，阿寶行喪，奉李夫人的靈輿，停寄東門外玉華宮。癡珠不能出城，也坐著小轎到縣前街，排個祖奠。看過靈輿出門，纔回西院，已是一下鐘了。

一人躺在裏間，忽聽得外面報說：「留大老爺來了。」林喜引入，癡珠抬身延坐。子善說道：「你這兩天，有人去看秋痕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撒手了！叫誰去呢？」子善道：「我聽說昨日三更天，他全家都走了。」癡珠怔怔的望著子善，「哇」的一聲，嘔出一口血來，也不說話，就自躺下。

子善忙邀心印過來，祇見癡珠坐起道：「風塵瀕洞，天地邱墟，何況秋痕！」心印就也說道：「你通人，再沒有參不透的道理、勘不破的世事。」子善接著說道：「本來你也要走，他不過先走幾天哩。」

癡珠不語，祇叫禿頭，不見答應。穆升四處找遍，全沒蹤跡。癡珠翻笑道：「這個呆奴，怕是找秋痕去哩。」等到二更後，子善走了，禿頭影子也無，大家驚愕。心印道：「你們不要著忙，禿頭不是逃走的人。倒是癡珠，今日嘔了一口血。他外邊強自排遣，內裏不知怎樣難過，大家留心點兒。」心印便也回去方丈安歇。

這裏穆升、林喜，就在癡珠臥室前一間下榻。到了五更天，聽得癡珠說道：「秋痕，你怎不等我斷了氣就走呢？」一會，又聽得說道：「如今你的心換給我，我的心換給你，好不好呢？」接著又吟道：

「人間獨闢鍾情局，地下難埋不死心！」走進裏屋照料，卻是睡著鼾呼。

次早，池、蕭也走進來，見癡珠神色照常，便問道：「今日動上覺得好些麼？」癡珠皺著眉，說道：「我的心虛飄飄的，也沒甚好，也沒甚不好。禿頭還不回來麼？」大家答應。雨農道：「這事也怪！秋痕走了，我聽說，李家隔壁屠戶、酒店、都關了門。連那戇太歲、酒鬼也不見。」癡珠道：「怎的？」大家也難分解。

晚夕，荷生差青萍探視，穆升就把這事，通告了青萍，自然一一回了荷生。荷生頓足道：「我卻料不出，有此變局！」馬上傳呼伺候，來看癡珠。

因為癡珠卜了一卦，是《損》之《小畜》，說道：「今天是辰月甲申日。」又沉思一會，說道：「卦象甚佳，這月十二，有見面之象，你不要急。」癡珠說道：「我如今通沒要緊了！見面也是撒手，不見面也是撒手！」

荷生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禿頭、戇太歲、酒鬼，他三人是一氣的，自然可以趕得回來。而且我的占卜，十分靈驗。如今祇要他回來，我情願替你出二千兩銀子。我先前是為著采秋的事，沒有辦妥，捨己耘人，情理上也說不去。而且我的局面，也是依人糊口，如何獨力辦得來？這回原想替你圓成此事，不想你們已散了局。其實散後，此事也還易辦，那裏料得出又有此不測的事！不是我說句戇直的話，這一場是非，通是秋痕自鬧出來。你不想，秋痕和你講個『情』。他一家人和你有甚麼『情』！不留些銀錢，圖個甚麼呢？秋痕孩子氣，太不通達世務，自然步步行不去。」癡珠道：「這是我錯了！那造作謠言。」

荷生不待說完，笑道：「水腐而後蟻蠓生，酒酸而後醯雞集。本來你兩人形跡，實在可疑。所以他們編出謠言，人人都信。我想李家這一走，不特怕你拐他，並且疑心到我和你辦事哩。」癡珠道：「夜行者自信不為盜，而不能使狗無吠。」又歎口氣道：「青蠅紛營營，風雨秋一葉。心印說的，凡事有數，這一件事，原是數該如此。其實我於娟娘能割得斷，再沒有秋痕，又割不斷的道理。我的愛弟、愛妾尚死於賊，豈能保得秋痕！祇是我何苦做個人呢？」荷生道：「算了，不用說，祇願他好好回來吧。」說著，便走了。

到了十二這一天，癡珠剛打心印方丈回來。穆升遞上一軸的畫，一封的書，說是大營黎師爺送來的。癡珠曉得是秋痕小照，忙展開一看，見一臉含愁，雙眉鎖恨，神氣很像。畫的衣眼，上是淺月色對襟衫兒，下是粉紅宮裙，手拈一枝杏花。恍恍惚惚憶起草涼驛舊夢來，卻不十分記得清楚。就拆開書，看了一遍，是兩首和詩。便檢一小箋，隨手作數字致謝，交給來人去了。

重把小照細看一番，忽然想著荷生卜的卦，便拍案道：「我今生再見不著秋痕！孰是這一軸畫兒，應了荷生的占驗吧！」正是：

水覆留痕，花殘剩影；
翡翠樓成，鴛鴦夢醒。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